



悬疑小说

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

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高炎对我很生气

这一觉睡得很踏实，没有做噩梦，一直睡到下午有人来敲门我才醒。又是那个送邮件的人。我木讷地在单子上签了字，接过他手里的盒子。我心事重重地关上门，看着盒子，犹豫着要不要打开，又是红棉小区E幢803的张然寄来的，我真搞不懂，我们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连续给我寄邮件呢？他到底想干什么？如果纯粹是一个读者在跟我玩恶作剧，是不是有点过了？我突然想起和高炎的约定。于是放下盒子赶紧出门了。我冲进茶楼，迎面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他跟我擦肩而过，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去看他，他钻进一辆Taxi里消失不见，这个男人我都很眼熟，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我走进茶楼，四处环顾着，高炎正坐在一个角落独自抽烟喝酒。他向我点点头，我走过去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我要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高炎递给我一支烟。每次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语言变得生涩，我估计他也有同感。半晌，他干咳了两声打破沉默，身子前倾，两只手放在桌子上，十指交叉着，他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愣了一下，随即便反

应过来，我问他：“你还记得小宇那晚自杀的样子吗？”“记得，当然记得。”“你觉得她是自杀的吗？”“什么意思？”“我问你，如果一个正常人自杀的话，他是用哪只手拿刀割脉的？”“他的两只手很明显地颤动了一下，然后说：‘应该是右手吧。’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对，可是小宇也是用右手。”“嗯？有什么不对？”“小宇是个左撇子，你是不是把这一点忘了？”“你在怀疑我，七月？”他眉头皱起来，神情很明显不高兴。

他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把脸凑过来，险些贴到我的鼻尖，压低了嗓音，冷冷地说：“七月，我昨晚就跟你说过，不要自以为是，你如果真的要报警的话，我希望你放聪明一点，我说了没有杀她就没有！”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松开我的手，站起来叫侍者买单，买完单，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俯下身来，嘴唇贴着我的耳朵：“下次别再那么晚给我打电话，我讨厌没有素质的女人！”然后扬长而去。

我拿起外套追了出去，他钻进一辆白色跑车里面，调了个头，消失不见。

就在他车消失的那一刻，我猛地想起了刚开始跟我在茶楼门口相撞的男人是

谁了，他就是夏小宇住的那条路上寺庙里解签的男人！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在这里？是巧合吗？高炎说跟朋友在这里谈事情，难不成说的就是他？我没有任何犹豫，拦了一辆Taxi，直奔那间寺庙而去！我跪在菩萨像前的蒲团上，用余光扫视那个男人坐的地方，他不在，不知为何，我竟松了一口气，这让我吓了一跳，难道我怕他吗？我抬起头来看，坐在那儿的是个老头子，我拿着签筒用力地摇着，心情糟糕透顶，我为什么要怕他？

一支签掉在地上，我俯下身子捡起来，二十五签。我走过去把签给那个老头子，四处打量着。他问我：“你要问什么？”我回过神来，有些茫然地看着他，“我……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要问什么，可是这时候说出来这样一句话，别人一定以为我有毛病，果然那个老头抬起头，惊讶地问我：“你不知道？那你抽什么签？”

“我不知道。”想了想，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于是悻悻地走出了寺庙，感觉很冷，不知从哪儿来的冷风直往衣服里面钻，我把大衣裹紧了些。

很自然地往夏小宇住的公寓看去，这一看我险些尖叫出来，只见二楼的窗户亮着光，拉严的窗帘后面，模糊地映着一个人影。



从可乐到折纸

“获得第6罐”的方法总是属于那些敢于发现，相信他能够做到的人。

一个年轻人乘火车路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野。由于旅途困乏，人们一个个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路过一个拐弯的地方，火车减速，一座农房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本是一间普通的平房，可因为它出现在人们神经极度困乏无聊的时候，一下子给人们注入了精神，几乎所有的乘客都睁大眼睛仔细地欣赏着这道寂寞旅途中的特别风景。看着这样的情景，这个年轻人的心为一动。于是，他中途下了车，找到了那座房子的主人。主人告诉他，因为每天火车都要从他的门前驶过，噪音实在使他们受不了，所以一直很想以低价卖掉房子，但很多年一直没有人问津，当这个年轻人找到他时，他暗自窃喜，这所不能给他带来价值却徒生烦恼的空房子，现在居然有人找上门，实在令人高兴。结果，这个年轻人仅用3万元就买下了那间平房。

原来，年轻人买房子并不是为了居住，他觉得这座房子正好处在拐弯处，火车经过这里都会减速，这样一

教你共赢

假设可乐2元钱一罐，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如果你给我6元钱，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这个游戏，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包括同事和朋友，当然还有亲人。几乎90%的人经过推演，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然后对我说：是5罐吗？我们为什么不再问一下自己，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空罐”，能不能喝得更多呢？

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个地方，用来做广告是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开始和一些大公司联系，推荐房屋正面这道极好的“广告墙”，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用18万元租金跟他签了三年合同。

空罐，变成代表更大价值的可乐——一座被废弃的破房子，成了被跨国大公司重视的广告墙，价值源于发现。

像这个年轻人，在别人还没有发觉第6罐存在的时候，他却已经在寻找那个“空罐”了。那些与年轻人同车的旅客，他们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却发现不了第6罐的存在。而原来房屋的主人，错把他的房屋当成随时可以丢弃的空罐，错把空罐当成砂石，当成废弃物。

这个年轻人不以现状，而是以其未来去看待一件事情。任何情况下视觉化都带来增值。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将未来可以做的事图像化，他没有拘泥于现状，而是积极地追寻第6罐，并把第6罐由图像变为现实。

最近参加了一个培训。在这个培训课上，一个非常熟悉的讲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首先，她要求大家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18K的白纸，大家都依照她的话做了，然后她要求大家将这张纸对折成三等份，大家也都顺从地折好了。接着她要求大

家沿着对折的折痕，将上面1/3的部分撕掉。

然后，她又要求大家将下半部的1/3的部分也撕掉。当大家拿着那1/3的纸条，不知所为时，她解释说：“伙伴们，我们的一生需要用接近1/3的时间去积累去学习，也就是说，人生的前25年左右我们是求学和积累，这前面的1/3，我们基本上是花费，几乎没有创造，所以要去掉。说明一点，没有创造，不代表没有价值。后面的1/3，代表我们退休后的生活，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安享晚年，接触不到，所以也先去掉。”

接着，她又要求大家将剩余的1/3的纸条再次对折成三等份，然后再次要求大家，将剩下各1/3的部分撕掉。

她解释说，上面的1/3是因为大家都要睡觉吃饭，每天要用几乎1/3的时间，所以也要撕掉。下面的1/3时间是属于他的家人的，他要陪伴他们，要赡养老人，培育孩子，所以也要去除。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最终手中只剩下这1/9的纸条时，我们发现，这1/9的时间属于我们真正去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我们要用这1/9的时间去创造一辈子的需要——我的心灵被震撼了。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把列宁像章藏在嘴里

经过一个严冬的煎熬，被德军捉住的朱敏的头发掉了许多，肚子像充了气一样胀得变了形。因为营养跟不上，已经16岁的朱敏从外表上看仍像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

德国人宣布：凡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都要去集中营做苦力。朱敏、弗拉斯塔和米拉，还有另外3个女孩子在德国人皮鞭的驱使下，被强行拖出孤儿院的大门，推上了卡车。随后，法西斯将他们的“俘虏”往闷罐车里塞，直到挤满车厢，才“轰隆”一声拉上铁门。由于缺乏食物以及环境恶劣，不断有人生病，死亡。每到一站，德国鬼子就把死尸扔下火车。车厢慢慢不拥挤了，甚至后来大家能轮换着睡一会儿觉。

朱敏淋巴结核的伤口一直没好，途中又被恶劣的空气熏得不断咳嗽。没过两天，她开始发烧，进而昏迷。米拉和弗拉斯塔在一旁只能干着急，她们害怕自己病重的同伴会被法西斯发现而扔下火车。一天，朱敏在迷迷糊糊中醒来，觉得有人不停地往她嘴里喂水，往她额头敷凉毛巾。

朱敏费力地睁开了眼睛，隐约见一个穿着破旧苏联红

军军服的叔叔正在给她喂水。旁边是焦急不安的弗拉斯塔和米拉姐妹。在红军叔叔和弗拉斯塔、米拉姐妹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朱敏的病竟奇迹般地渐渐好转了。三个小姐妹依偎在一起，憧憬着将来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行程结束了。火车抵达东普鲁士境内。经受了饥饿和病魔考验的“俘虏们”，又被纳粹像赶牲口一样赶下了火车。

朱敏进入集中营后，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安排消毒。消毒前，所有人的物品都要经过检查。除了衣物外，其他东西一律要被没收。不过，纳粹并不说没收，而称作“代为保管”，并煞有介事地发了物品保管的牌子。

朱敏站在队伍中间，看着一个德国鬼子把她随身携带的皮箱打开一顿乱翻，把手表、钢笔都拿走了。那支钢笔是父亲朱德在她离开延安时送她的，笔帽上还刻着父亲的名字。因为名字是用汉字写的，德国人不认识，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收走了。朱敏眼睁睁看着他们拿走了父亲留给她的惟一一件纪念品，心里难过极了。

就在朱敏为失去钢笔而伤心时，她突然记起自己内裤口袋里还藏着一枚列宁像章。对她来说，能拥有一枚列

宁像章是最光荣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朱敏一直把这枚纪念章戴在胸前，直到被纳粹德军囚禁前才把它偷偷缝进内裤口袋里，一直贴身保存。

但现在，所有人都要脱光衣服进行彻底搜查，看来很难再保住这枚纪念章了。朱敏的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淋浴消毒的队伍快要移到门口时，她伸手将内裤口袋里的纪念章迅速掏出来，往嘴里一抿，压在了舌头底下。一连串的动作居然逃过了德国鬼子的眼睛。

朱敏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无论谁和她说话，她只是点点头，决不出一声。一进浴室，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朱敏的头发。朱敏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吓得浑身颤抖起来。

其实，是这个女看守发现了朱敏头发上的发夹。她恶狠狠地将发夹往地上一扔，一阵眩晕，我连忙扶住床头，过了好一会，方才缓过来。宿舍一向嘈杂不堪，惟独我走的那间，一个人都没有回来。离开之前，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大门静静地开着，我仿佛看见自己提着大包小包，湿漉漉地跑进来，东张西望好可怜的样子。

关上门，义无反顾地拎起箱子走人。走到大街上，正是黄昏时分，来来往往的人都神情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力量，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父亲不欢迎我回家

那天下班回到家，比平时早了一点，便打算把衣服鞋子归置归置。床下一双平底圆口小皮鞋，已经好些日子没穿了，我找出鞋油，打算好好擦一擦收起来。

当我的手伸进鞋窝里，感觉触摸到一个软绵绵滑滑的东西，拎出来一看，老天，我差点没晕过去，居然是一个避孕套，还是用过的！

我不知道冲谁发火，一咬牙一跺脚，干脆决定走人。我蹲在地上，将细软和随身物品塞进箱子，其他的，统统不要了。

留了字条给我亲爱的舍友们：“我搬走了，望各自保重。”七七八八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啪一声合上箱子，站起身来。突然眼前发黑，一阵眩晕，我连忙扶住床头，过了好一会，方才缓过来。

宿舍一向嘈杂不堪，惟独我走的那间，一个人都没有回来。离开之前，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大门静静地开着，我仿佛看见自己提着大包小包，湿漉漉地跑进来，东张西望好可怜的样子。

关上门，义无反顾地拎起箱子走人。走到大街上，正是黄昏时分，来来往往的人都神情

漠然，目光呆滞，显得那么不真实。我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我，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似乎被装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无论怎么踢打，撞破了头都冲不出去。

时间越来越晚，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稀少，我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梅花小区。”这个地址，理论上是我的家，我与户主的关系是——父女。我拖着箱子，在门口站了很久，才鼓起了勇气敲门，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家里的钥匙。才轻轻敲一声，眼泪就流了出来，赶紧低头擦掉，深吸一口气，继续敲第二下、第三下……

“谁呀？”门内有人问，是阿姨的声音。“阿姨是我啊。”我艰难地说。“你是谁呀？”“我是常清。”屋子里没了声音，过了好一会，才咯吱一声，门开了。

我提着箱子进屋，看见他们正在看电视，我仿佛天外来客，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我。“爸爸，阿姨，哥哥。”我硬着头皮一人大招呼。“你怎么回来了？”终于，爸爸代表他们全家，向我提出了疑问。

“我……我回来住。”我结巴。“啊？回来住？怎么住？”阿姨忍不住了。“我租的房子退掉了，我没有地方住了，想回家先住一阵。”我嗫嚅着说

出了我回来的目的。“那一你打算住多久呢？”爸爸似乎没有任何表情，关上电视，与我就事论事。

“这……”我话音未落，阿姨冷不丁大喝一声：“等等！”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侧着头，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我的肚子上，我被她看得直哆嗦，不由自主将身体弓起来。突然，阿姨一伸手，来捏我的腰，我怪叫一声本能的闪身。阿姨露出了古怪的表情，她似笑非笑地对我说：“你是不是有了？”

当时我的体重只增加了十斤，腰围二尺二多一点，公司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看出异样来，只有我的后妈，眼睛毒啊。“是。我怀孕了，快四个月了。”我一咬牙，说出了实情。啪，爸爸将手中的茶杯摔了：“你给我滚！”我不滚，我要有地方滚我还会回来吗？屋子里静极了，墙壁上的挂钟滴滴答答走着，我倔强地站在房间中央，肩上背着我的包，脚边放着我的行李。

没有人搭理我，我心一横，拖着行李直接进了我过去的房间，现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已经变成储藏室了，五个平方米的空间，堆满了杂物。我自己动手，将房间里的东西一点一点挪出来，大米、色拉油、一捆又一捆的旧书……